



酷吏傳第六十七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

者則雄張閭里

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

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

帝戶一千二百二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

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肆情剛烈成其

不撓之威

撓屈也前書竇成為濟南都尉而到郡為守始

此及其成往直陵都出結驩上都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制出之至於重

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也窮極也

遷怒於無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里長安也前書尹賞守

罪之人宜從事賞至治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

相抗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

十餘致温舒有虎冠之吏爛獄中其瓜牙吏虎而冠者也

音義云言其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

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若其搗挫強執摧勒公卿碎

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

至則誅矚氏首惡即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趨廣漢

人跪定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隗

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

人親姪侵虐天下爾雅曰兩婿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

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

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

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

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

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二十餘人操

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杖繫劇獄劇縣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

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頻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不同因勅彊項令出

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聞上問賜錢三十萬

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

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十而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

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繫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父綬葬以大夫禮拜子

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曄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微為

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

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

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載之曰一笥餌得都尉

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臣等

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

嚴猛好申韓法

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

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受漢書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勤力寧見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不

入冀府寺冀天水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

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憐在天

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

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

李章字弟公河内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時博士嚴彭祖也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

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

今魏州時趙魏豪右往往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

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

文劍被羽衣綱烏羽以為衣也前書樂大為五利府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

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

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于東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

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

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與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而

據管陵城管陵縣屬北海郡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

章劉放曰案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

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

却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

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
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
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
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前刻少恩好韓非之術少

為廷尉史未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離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

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平博平令

東也平縣收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

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

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

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呈徵詣廷尉免

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放曰築塹非築所成

也塹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紆嚴

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

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

稱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葉入城者悉猶也門者對唯

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外頗有疑令

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

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
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
為事貴戚踴踏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
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
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
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貫救也音帝
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也數為有司所
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
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
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

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耻宿怨無不

僵仆僵偃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

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

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方氏傳季孫

仲於行父事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

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

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

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熾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

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

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感會環歸國訪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捕

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

黃昌字聖員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

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

仕郡為決曹結漢志曰決曹主盜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

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

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結漢志曰

輒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結漢志曰

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侍罰百姓侵冤及昌

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

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

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

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

疑毋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文

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

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

黃昌

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

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

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

遂初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

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臣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

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

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

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

解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也常為臺閣所崇

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也會赦見原

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

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

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埽姦鄙遂為

貴郡所見狂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

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

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

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

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死官

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死官

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死官

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人匠坐事論頃之
拜向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
文由子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魏諫曹案松覽
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悅眉求睫
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體書有鳥篆也而位
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
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
齊江海方蟬蛻或音它外反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後
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

而可妄竊天官重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
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特中常侍王
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
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
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
曷曷音吐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高齊盛等及子弟
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
誅戮於是悉收甫頰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
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汝死不減責乃

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
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室萌以董朴交至父
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僮礫肅死於魚城門大署傍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北景球既誅甫復欲以
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搢富次案豪
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飭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
說文曰緘束篋也凡安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
國注尚書曰滕緘也會喪還曹節見礫甫死道次慨然救淚曰枚拭也音我曹
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令且俱入勿過
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東前三府奏當免

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
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
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
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
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鳴梟各服其辜
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杆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
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
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

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
 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
 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
 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
 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
 目宣示屬縣日罪名也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
 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刺不可
 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
 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厚大也

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白武通曰畫象者其衣服

剽者以猪著其衣犯贖者以鬲蒙其贖而畫也叔世偷薄

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典皆叔也叔代上下相蒙

猶末代也偷苟立也本或作偷偷變也

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

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

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

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宣赫與夫斷

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小人臣斷然專一

之臣故嚴君室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潁川太守嚴刑
 也怒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
 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鄰為守廢賞反在已

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密入笑卓茂

之政茂傳曰初茂到縣有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

不以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刑索安未嘗鞠人臧罪

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而猶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

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仁信道孚故感

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苟免者威隙

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若于產卒仲尼問由一邦以

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言仁義又曰斯

人散矣機詐萌作論語曹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去殺由

仁濟寬非害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也左

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未暴雖勝崇本或略

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

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為政化

之未雖得勝殘而崇

本之道尚為畧也

後漢傳第六十七

毛詩序曰巷伯刺幽也寺人傷於讒而然宦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其通關中入易

以役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類其能者則

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勃貂即寺人

疾告諸大大曰管蘇犯我告也段呂卻新序中楚恭王嘗

死之後然而有得焉吾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

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告人蘭相如可使也著庸

謂薦鞅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曰齊桓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公奔宋杜

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信

用梓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

有焉太子死公徐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

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端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

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

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

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

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其

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

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

受漢傳六十八

受漢傳六十八

殺堪廢錮不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

未平中始置真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

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

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慙慙此音大對反謂誅實

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官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

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

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

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雖

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開兩推曰宮中謂之開也不得不委用

刑入寄之國命手握玉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承巷之職

閹繡房闈之任也承巷及掖庭並署名也其後孫程定立

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深異受越迹凶

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

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

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雅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

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

三族也五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

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兮王珥揚雄法言曰或問使戎紆朱懷金其樂

不可量也李軌注曰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

未未綾也金金印也侯各以其方色士首以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

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受漢專六十八

記曰往往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沐純霧殺之積

盈初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媼媛侍兒歌童

舞文之玩充備綺室注曰夫差宿有妃媼嬪御馬杜預

益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

文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

之綺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繡狗馬被襜褕厚縵也

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

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者

厲利必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

也單盡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緣間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

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

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然協羣英之執力九

已見上羣英謂劉猛而以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雖袁紹龔其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

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謂立桓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

傳曰鼎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官

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

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即位鈞
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
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
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
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
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鄴音七交反說文曰
南郡棘陽縣有鄴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
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
孫石讎爲關內侯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求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
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
敦慎數犯嚴顏臣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
野後加位尚方令求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
工堅密爲後世法白衣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
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
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
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求陽縣北有漢

曰去是倫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
壽紙曰也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

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
 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劉放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加妄加一漢字
 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詆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
 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始受辱乃沐
 浴整衣冠飲樂而死國除

孫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其康成之胃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

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權叙其所承本安帝時為中黃

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閭
 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

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

閭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邨以功封

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閭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

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眉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

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

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

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

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王以嫡統本無失德渠名

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

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戴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

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

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
令劉安鈞眉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
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
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駝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曰以為信今尋其當
著笑漏盡光為尚席直事通燈解劔置外持燈入章臺門
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劔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劔欲
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濟
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既名康詐疏光入章
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
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
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程為謀

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

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

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

侯西平昌諸縣屬平京郡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

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

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

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予為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充反

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

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

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

末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

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

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慙慙也音慙封還

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往來山中

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

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

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

郎將劉放曰案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

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也傳音直恋反瞻望車

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

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

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

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

賢文沈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毋山陽君宋娥更相貨

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

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

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

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樂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

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

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位至大長秋陽

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

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

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

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

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

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

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

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太長秋加

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

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

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

史种嵩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

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嵩奏騰不為纖介

常稱嵩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嵩後為司

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具奏及子操起兵

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紹傳及子操起兵

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

南陽人

後漢書卷六十八

南平陰人音工與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

中常侍音工與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

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

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秉執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

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

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衡對曰單超

左宦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

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

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宦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

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

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

且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

中狐疑中音丁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

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

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宦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

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

宦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

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

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

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

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

起家瑩劉放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

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徐卧虎唐兩墮兩墮謂

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

極伎巧金銀蜀牝施於大馬牝以羽毛為多取良人美女

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

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

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

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

官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比目為所在蠹害璜兄

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

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

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

宣者浮乃叔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

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

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

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震徧天下民不堪

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

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官罪惡及其

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
民館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
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起及璜衡
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
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
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
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
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

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
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恚以事
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
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
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素
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
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
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

堂閣相望飾以綺畫再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
作壽冢主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椁雙闕高無百尺無廊下破入居室
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
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
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覽遂誣
儉為鈎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
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
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

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
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
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
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
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
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
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
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
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

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

祠也音蘇代反賜瑀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字當為寶通用

二年節病因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

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

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

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

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

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

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

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

邑四十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弟皆為公卿列

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

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

行杖人為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

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

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

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

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

伯益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實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

時誅殄實后傳誅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

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

王室撞蹋省闈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

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

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

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

繕脩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御水車馬

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

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

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

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

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

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

注云謂所殺各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

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也昔秦信趙高以危

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人以

及殺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

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

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于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遂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

常侍為人清忠奉八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一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鞬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鞬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推云無念爾祖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

瑣才也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聿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

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疏鄭玄注周禮云人用不康罔

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

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

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

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

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

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

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灾何以書記灾也何休注云是時

而不見恤悲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

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曷曰

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使司牧之勿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

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卦儲君副主宜諷

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

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

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

圓謂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

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

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郭璞注山海經曰雕刻之

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王矯

也拂戾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名晉

音扶拂反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紀

并誅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

一篇言九州險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紀

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紀

杆梳屬也音孟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

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

諫晉平公曰梁柱不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

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先說

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

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

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馮彼西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

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條

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

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

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

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眼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

二主謂桓帝也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

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

功臣失望宜徵道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

後漢書六十八

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時帝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

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

獻希之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

萬物票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

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之馬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

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

度其器能也咨謀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

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

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

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

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日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

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願陛下詳思臣言不

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與疵同也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

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

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

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

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強兄弟

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
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
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
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
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
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
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
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

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

為小黃門忠以與誅張翼功封都鄉侯與音延熹八年黜

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

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

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佗音資產

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

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

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

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
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憚郭
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
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
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
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
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燕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
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
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

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
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
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
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
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
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
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
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
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
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

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
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其價也因復貨之於
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
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
騶養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
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
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
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
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
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

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
自殺書奏帝為斬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
金錢繒帛仍積其中仍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
疾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
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
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
侯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姓尚
但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
春秋替澤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明也明年遂使鈞看令宋典
善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

武關武關東又鑄四錢錢重二斤斛縣於玉堂及雲臺

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

翻車渴鳥翻車設機車以水渴鳥施於橋西用灑南北

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

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

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

崩中軍校尉索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

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

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

取禍夏曰妹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嬴氏以奢虐致

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

先史商之久矣商謂略至於釁起官失其略猶或可言何者

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專於來體

推情未鑒其故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

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

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或敏才給

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也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

固等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

越越達也謂貌雖似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

理焉音茂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抗議必漏先言之

間謂蔡邕對詔上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

謂實武謀誅官者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

復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亦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

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者以喻物新而至天也贊曰任矣無小過用則違况乃巷職遠參天機

為此詩巷職即舞文巧能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

尚書曰臣無作威又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于而家凶手而國

後漢傳第六十八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

逸

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

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邁三千戚之容

備之於列豆禮器也也謂之邊木謂之服方領習矩步

者委它乎其中委音於危反也委音以支反也中元元年初建

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與服雜注

天冠高九寸黑介積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備法物之

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

去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待中駟

乘奉車即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

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青道以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

臺以望雲物雲物解曰群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

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群雍四門外有水以

故云園橋門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

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放曰案文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齊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

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記顧命史臣著為通義通義是

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

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

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

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昧其人於是制詔

公卿妙簡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

之客則布席席間函文注云謂請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牧兒羗豎至於薪刈其下順

帝感翟醜之言乃更脩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

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

負各十八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

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

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自是遊學

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

風盡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

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

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榘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

也隸書亦狂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

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

卒視之揚龍驤洛陽記載朱起石與元書云使天下咸取

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

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

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

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膝亦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膝囊也及王

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
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
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

沛人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雠字長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

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

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

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瑛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

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末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梁孝王

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平帝時受

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

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

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

交龍畢方並轉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

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

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禮而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

微薄廢禮焉詩曰播揚瓠葉采之身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品懼禮之廢

故引以蘇樂為祖實射則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歌菟首之詩而為節也

之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

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

犢山中即國志河南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

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

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

崤黽驛道多虎突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

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

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比度河行何德

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

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

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

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

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

正率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

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

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

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鮐

陽鴻字孟孫

姓鮒陽名鴻也鮒音胡尾反其字亦以孟氏從角字或作鮒從魚者音胡佳反

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

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日人范

升常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

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二娶唯有一子

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

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脅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

心詔曰乞楊生師吃讀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

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瑣懇至不

為屈撓嘗詣揚虛疾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

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家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

張興字君止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為梁丘家宗

籍於

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

屬國都尉

戴憑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庸劣之訴遂

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誅注云謂受人之誅辭皮膚

膚之不深案文少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

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

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

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責之彌子偷生苟活誠慙聖朝

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

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

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

梓器錢三十萬時南陽郡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未

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

孫期字仲威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

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

者皆執經蓬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

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

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

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

為其傳融授鄭玄不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

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

和伯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主之子世世相傳

至曾孫歐高高字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

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

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立博士又魯人孔安

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朝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

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

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謙恭好禮讓王莽時為長

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

歙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為河

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

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

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

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

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

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

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

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求為廢絕上令陛下獲
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

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歙
震即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廡長

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

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

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

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

新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
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翔

牟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

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

弘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

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

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

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

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訪問物故也案魏臺

堂陰谷曰問之先師物無也故事
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

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
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
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禹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

以大夏歲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
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
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中平卒於官坐墜田不復收又曰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

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

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

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

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

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

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

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等

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

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禪說騎都尉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
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類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
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

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換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
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
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也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
之相得也說死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
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人豈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斲之盡望而鼻不傷即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矣
曰惠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望漫有後三遷
泥漫之也聖音於各反漫音莫干反蠅翼薄也

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
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迫者也何

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劉放曰何謂察察案案文謂當作為

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社預

傳曰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

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

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

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

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

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

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

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

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

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

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

後勾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劉

敫曰正文畫龍不成案古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

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武帝

年十七即位一年講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

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

儉以濟斯人雖詩書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

所捕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

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僖曰書傳

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葬及舟車官責益纖也僖曰書傳

若此多矣齊房生梁郁僥和之曰僖謂不與之言而僞對

反鑒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

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

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

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

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

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過也天下所具也

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

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

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

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

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誣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

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

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

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文是崇九

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惡宗廟不掃除其穢不血食敢問為此

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屬成人之事而

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

處雜處則其言尤其事易也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

有司卒然見構衝恨蒙狂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

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

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率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素史記連者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

夏湯曰大護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

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
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
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
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駰所作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
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
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
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
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草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
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

士極陳變書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
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
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
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此劉放曰案文及王莽敗失國
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
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

至獻帝初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

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
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
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崇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

年封夫十裔孫子德倫
為褒聖 疾倫今見存

楊倫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
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卑於時以不能人間
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
士為清河王傳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
絕聲閭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
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
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十萬徵考廷尉其

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
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
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
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豐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累
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
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
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聖王所以聽僮
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
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
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非也鬼

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

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

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勿頸不易

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并高詩曰出

喬水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猶志

猶狂猶音絢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

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也遁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疾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疾

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高詡字季回平京般人也般音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

帝仕至大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

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

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

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

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為潤州少為諸生受業長安

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習魯詩論誼王莽末去歸鄉里

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

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

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

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

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

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以

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

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

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包咸

包咸

包咸

包咸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

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王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京

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

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健為杜撫會

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祭文題下當有

脫字蓋合云又約義通也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前書

信臣字公卿為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建武中為卷令

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園反

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

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

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

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

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

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

士上言時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

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練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

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

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

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

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

官 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

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在資州資陽縣詣杜撫

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

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

秋詩細整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

衡邕還有師傅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

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
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
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
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
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
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
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
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
鄭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

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德字近君

聖字次君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

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
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
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
其子襄遂撰漢禮事在襄傳

董鈞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平臨元

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

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

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

末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末平中郊以禮儀議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

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

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

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

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

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

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

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孫安樂字公孫

安樂即眭孟卿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

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

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諫

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

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官長水校

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

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稚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謁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庶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稗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真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

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稚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善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

禁遂叔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說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
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儀此
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
中初致仕卒於家

鍾興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
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重
音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

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
於官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

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

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次殺羊分肉及欲殺
鈞字復取之字因尤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
召會問瘦羊博士所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
在京師因以號之

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

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舉於梁相子孫傳

學不絕

樓望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羽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求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

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

相遭真解蒙矣也遭逢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

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

諸生上言玄燕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劉放曰

叙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屬少習公羊春秋沈思

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

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

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

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

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

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

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

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

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國見馬援傳育坐為

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少府休

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

鄉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

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

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

元羣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

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

得公羊本意休善屬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

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

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

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

光和五年卒

服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

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

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

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河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所著賦

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

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

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吏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

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

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問謝該善

左氏傳乃從南陽步少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擇也杜幾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

放口注徵拜博士二十餘人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

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

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

說詩書陸賈為太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

前書見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危運三

年乃謹靈帝崩後獻帝居訪開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

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

叔卿士命為河也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故須賢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

曾史之淑性曾參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論語曰博

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

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陳

會稽得骨節專車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集
 稽山方風氏後至禹殺而膠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陳庭有史記曰有集于陳庭而死恪矢貫之石磐夫長尺
 天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
 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
 而封諸陳試求黃能入寢疾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侯有
 之故府果得之黃能入寢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
 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
 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之城祀者絳夫人食輿人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四年使之四年曰至小人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日魯叔仲惠伯會鄰
 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鄰
 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畫在上方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也
 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方三六為身如筭之六也
 非夫冷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時有男子

成方遂詣北關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之莫
 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也從史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軻而
 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
 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夏侯勝辯常
 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
 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
 前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
 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
 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
 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
 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
 樸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及者也韓詩外
 林之士為名祿故往而不能反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也
 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

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
使人為之亦若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
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
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
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
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
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
曰卿名况趙人也楚相春
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
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
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漢朝追臣衡於平原**
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尊儒貴學
前書臣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揚與薦之於車騎將軍史
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蹀在遠
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

其言辭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
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尚書訟左氏遂
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
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
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
廉再遷除汝長卒于家交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
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又翼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羸擔負也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

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也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文曰鞶覆衣中也音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誹誆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誆也音奴交反

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謂

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

而自立焉不從其言漢受美專六十九下

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也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文曰鞶覆衣中也音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誹誆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誆也音奴交反

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謂

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

而自立焉不從其言漢受美專六十九下

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也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文曰鞶覆衣中也音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誹誆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誆也音奴交反

大起兵鄭泰止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雖

不傾危者以經籍道執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

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

下狼狽拆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

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暨乎剥撓自極人神

數盡漢易卦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然後羣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

年終以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

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

春秋之義者必象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自承襲其家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千載

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

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